

上场人物

从一个人的孤独,到两万人的呐喊 粤超,让茂名“游子”告别独行

从广州回到茂名,黄小海坐了一个多小时的高铁。但从一个孤独的茂名球迷,到站上茂名奥体中心北看台成为“死忠”一分子,这条路,他走了很多年。8月23日,茂名奥体中心再度喧嚣,粤超八强战附加赛首回合在这里打响。两万名茂名球迷涌入体育场,为主队加油呐喊。等待入场时,身穿西甲豪门马德里竞技队球衣的黄小海进入记者视线。

这晚之后,这件属于欧洲豪门的球衣旁边,终于有了一件属于自己主队的颜色。

黄小海,一名孤独的茂名球迷

黄小海是茂名电白电城人,目前在广州读大二。他用“相见恨晚”来形容自己对粤超的情感。

在刚开始接触足球的时候,他关注的球队是拜仁慕尼黑、马德里竞技等欧洲劲旅。“那时我对本土球队关注少,近几年开始关注中国足球,但在粤超开始前,我的主队离我都很遥远。离我最近的是同处粤西的吴川青年(中冠球队),我看了很多他们的比赛。”

“茂名有很多种方言,而粤西的方言也都比较像,有时走在大街上,听到相似的方言,我们其实不太敢上去认老乡。”而在球场上,黄小海也很少能够碰见老乡。

“从前,在足球这一爱好上,作为茂名名人,我是孤独的。”

在读高中时,黄小海在母校电白四中创办起一支足球队,但在他离开后不久,这支倾注了他无数心血的球队宣告解散。这之后,电白四中的球衣开始跟随黄小海走南闯北。“上学、回家、旅游,走到哪我都会把这件球衣带到哪。”这件球衣跟随他去广州、去深圳、去湛江、去阳江、去清远、去云浮、去汕头、去潮州……而在23日晚这场粤超比赛中,它被黄小海带到了看台。“说过会带你

来”,黄小海在比赛后发的朋友圈配文中这样写道。

但在电白四中足球队之外,黄小海并不认为自己有资格算是哪支球队的“死忠”球迷。

在足球的世界中,“死忠”球迷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概念,这是一个很难达成的严苛标准,要求一名球迷要跟完一支球队的所有比赛,参加球队举办的各种活动。黄小海距离慕尼黑与马德里有万里之遥,山川阻隔、时差阻碍,再加上看球时间不长,让他认为自己很难当得起“死忠”球迷的身份。

“拜仁主场安联球场有专属于‘死忠’球迷的南看台,我多希望自己也能坐坐‘死忠’球迷看台,跟着身边人一起呐喊、跳跃。”

来到北看台,他终于找到“我们”

粤超改变了一切。从广东草根足球中脱胎而出的粤超,彻底弥补了茂名没有城市球队的遗憾,让来自茂南、电白、高州、化州、信宜的茂名人在情感上拧成一股绳。尽管黄小海没能抢到一张粤超的票,也没有找到一个茂名队的球迷组织,但他在心理上已经不再孤独。

“每次我在直播中看球,看到球场上有11名老乡为茂名而战,我都感觉血脉偾张。我是茂名队的一分子,我更是广东足球的一分子。”

如今的茂名球迷已经不再孤独。在8月23日的八强战首回合前,多家球迷会早早来到场外等候入场。茂名球迷联盟、化州联盟球迷会、高州府球迷会……人们穿着统一球迷衫、喊着相同的口号,为同一支球队倾注情感。

茂名球迷联盟是茂名当地最大的球迷组织。在粤超刚刚“官宣”的那段时间,主要创始人梁士庆就开始四处寻找球迷群体,但始终没有找到组织。后

来,梁士庆和几个热心球迷组织起茂名球迷联盟,慢慢吸纳成员,从一开始的数十人发展到如今拥有超过500名会员。“我们现在每周都有一到两次的排练、学习,我们练口号,学战歌,有些热心球迷也会自发捐助物资,这一切都是出于对茂名、对足球的热爱。”

为省运会新建的茂名奥体中心,则让茂名球迷的幸福感呈指数级上升。8月23日晚,茂名奥体中心体育场涌入两万名球迷,而这样的盛况,在粤超比赛中已经屡见不鲜。茂名奥体中心体育场,这座为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新建的场馆,如今成为茂名球迷为城市呐喊、肆意表达乡土情怀的舞台。

“从前我们没有自己的主队,会去看‘粤西之光’吴川青年,或者自己在家看看电视,但现在我们有了茂名队,又有了这么靓的主场,作为茂名球迷,我们真的很幸福。”梁士庆说。

而黄小海,在这一夜后也找到了组织。在羊城晚报记者牵线下,黄小海找到了梁士庆的球迷方阵。在八强战首回合的下半场,黄小海来到茂名奥体中心体育场专属于“死忠”球迷的北看台,迅速融入这片区域,与茂名球迷联盟的成员一起拍手、呐喊、跳跃,动作熟练得好像他天然就属于这里,又好像从未离开。

“这是我第一次现场看粤超,看茂名队的比赛,我在这里听高州话、电白话、化州话、茂南话、信宜话,感觉很亲切,我们都是茂名名人。”

黄小海说,要成为“死忠”球迷,自己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,但好在终于找到了组织,迈出了从0到1的第一步。

茂名队,让“游子”重新找到方向

快乐的时光总是很短暂。在战平清远队后,茂名队绕场一周,对不舍离开的茂名球迷表达感谢。28号球员梁



黄小海带着电白四中球衣看粤超比赛
受访者供图

凯强早年间在珠三角接受青训,如今也留在了珠三角当足球教练。

“我们很多人都是从珠三角回来的,是粤超和茂名队,让我们又有了为茂名拼命的方向。”

黄小海、梁士庆和梁凯强们的故事不仅发生在茂名,也发生在广东21个地市,发生在全国各地的城市联赛中。这些群众联赛就像神经和毛细血管一般,勾勒串联出中国群众体育磅礴旺盛的生命力。

在粤超、在苏超、在东北超、在湘超……无数的“黄小海”不再孤独,无数的“梁凯强”重新找到家乡的方向,无数的“梁士庆”找到情感归属。

羊城晚报记者 吕航 苏苻 郝浩宇 全良波



扫码观看
相关视频

“败絮其外,金玉其中”

□苏家杰

在我9岁的时候,母亲给了我一个很有意思的评价:“败絮其外,金玉其中。”这个评价背后有一段难忘的经历。

1957年3月,刚刚居住了两年的金沙路邮政办事处要拆迁,我们又要搬家了。母亲依依不舍,因为这里环境幽雅空气清新,开门就是田园风光。由一条长长的花圃隔开的四个居室宽敞明亮,孩子们有足够大的活动空间。两年前亲手种下的龙眼树也成荫了,想着拆迁队来了就要毁掉,真令人惋惜。这次搬家对两个在广州第22中学读书的姐姐也有很大影响,星期天回家的路更遥远了。

邮政局在小港邮电新村安排了两间9平方米的小房子,给我们作为拆迁安置之用,母亲带着我的两个妹妹和表哥表妹搬到新居里。由于小港新村附近的邮局和邮电所暂时还没有适合父亲的空缺,父亲被安排在十多里外的南石头邮电所继续当他的所长。尽管我非常渴望能搬到小港新村的新家,但母亲一定要我留在南石头邮电所,说是要照顾好父亲。

从这一年开始,每个月的16号或17号,父亲就会要求我从南石头步行十几里小路赶回小港邮电新村的家。那时候没有电话预先告诉母亲,她并不掌握我的行程。然而母亲似乎一直在小院子里等候着。我刚露脸她就看见了,顿时笑容满面,大声重复说:“我哩个仔啊,败絮其外,金玉其中!……”

一般人的说法是:“金玉其外,败絮其中。”母亲反着用,为什么?我看看自己,确实丑陋:背着一个用废旧物件袋缝制的咸酸书包,赤着的双脚沾满泥土,几个月没理过的头发像乱草堆一样,可能还沾着几根草,由于已经走了半天的路又翻过山岗走过坟

场,还沾了射击场的黄泥,满身汗水,带补丁的衣服脏兮兮的,一股酸臭味,怎么看都像个讨饭的小孩了,所以“败絮其外”,亦不为过;“金玉其中”也说对了,因为我怀里揣着一个信封,里面装着父亲这个月发的全部工资,父亲交代要亲手交给母亲,这是养活全家人的生活费。只是不明白,这么重要的事情,父亲为什么不亲自送钱回家?每个月的16号邮局发工资,拿到工资后就叫我带着工资从十几里外的南石头徒步回到小港新村。有时在家里待1天,有时当天就回南石头了,因为我和父亲住在南石头邮电所里,我在附近一间叫“南边小学”的学校读书。

邮电所很简陋,只是一排新建的十分粗糙的单层临建房里占有一个单元,与隔壁的药材铺也只用半截墙隔开。药材铺的伙计经常爬上竹梯露出半个身子和投递员聊天,我总感觉他好像想要爬过来。或许是这个原因,作为所长的父亲不敢长时间离开邮电所,因为抽屉里有现金和值钱的邮票。邮局有个规定,丢了钱和邮票要营业员自掏腰包填数,营业员称之为“卖大包”。家里已经是“餐餐餐餐餐清”,不敢大意啊。

邮电所里的设备除了营业柜台、凳子和一张用于分拣邮件的大桌子以外,就只有父亲和我的两张单人床,没有厨房和厕所,洗澡要排队使用路边公厕旁的公用水龙头,洗脸刷牙甚至淘米也使用这个水龙头。每天放学回来,我就蹲在邮电所后门旁边,点着炭炉开始煮饭。邮电所里其他营业员和投递员也默许了,不但默许,还不断向我提供了许多废纸作燃料。邮电所附近没有住家,只有我一个小孩子。我不喜欢乱跑,常常孤独地发呆和遐想。

望着一个个已经铅封了准备发往各地的邮件袋,我写了人生第一首散文诗:邮件袋啊,飞吧,飞到小港新村西马路西15巷5号,交给妈妈,里面有一个信封,装着爸爸的薪水;我还写了一封信,只有4个字:我想回家。

上个世纪50年代的南石头是广州的远郊,四周很荒凉,只是由于有一些大型工厂例如广州造纸厂等,形成了一个生活小区。有邮电所、药材铺、储蓄所、菜市场,甚至还有冰室和露天电影院。

父亲很少消费,除了偶尔买一些咸鱼咸榄角做菜以外,几乎不肯花钱,工资全部交给母亲了。

有一天晚上,父亲带我去露天电影院看了一场免费的黑白电影,散场后路过冰室。冰室在最显眼的地方陈列了一排橙汁汽水,十分诱人。我忍不住对父亲说,我长这么大了,还未喝过汽水,买一瓶我们一人一杯,好吗?父亲心动了,往后裤袋做了个准备掏钱的动作,但又停了,叹了口气,说,还是回去吧。

我太失望了,不过估计父亲真没有钱。但掏钱的动作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成了永久的记忆。父亲似乎十分吝啬,对我这个天天给他做饭洗碗并且一直都是甲等生的儿子,没买过礼物和零食,也没有给过零花钱。不过父亲也以身作则,烟戒了,小酒也不喝了。我似乎有点明白,负担一家7口人的经济压力是十分沉重的。

我再也不提买汽水了。不过经常做噩梦,梦见回家时迷路了,在大山里转来转去总找不到出口。现在看来,当年让一个9岁的孩子带着钱单独从南石头徒步回小港新村,有点冒险。父母可能觉得社会很安定所以就掉以轻心,也可能因为他们年轻时已经走南闯北独自谋生,认为孩子们特别是

男孩应该冒点险经历点风浪,从小就要锻炼锻炼,要独立面对困难。

对我来说,这种锻炼真是一生难忘。

回家走大路太遥远了,坐公交车更是不可能,因为那是郊区线,公交车很贵,班次又很少,一天好像只有一班,而且要换乘好几趟车才能到家。其实最重要的是舍不得花钱。

我是抄近路回家的,路过的地方都很偏僻,没有大路尽是小路,要爬过一座座小山,要穿过燕子岗这个巨大恐怖的乱葬坟场。一路上静悄悄的,可见散落的棺材板和寿衣,甚至有裸露的白骨。傍晚时,坟头上还抖动着星星点点的“鬼火”。有一次还遇到一队戴着脚镣手铐的重罪犯人……多年以后,这些情景居然在我给郁达夫散文集《颠沛人生》绘封面画时重新在脑海里浮现,我把郁达夫代入了这情景中,画出了一个有点慌不择路的先生。

路途中也令我向往的地方——实弹射击场。射击场很大很简陋,整整半座山被削平了,没有任何建筑物,只修了几个土墩做射击掩体。可能是军民共用的,没有实弹射击的时候,小孩子都可以到场地里寻找大人遗弃的子弹壳。子弹壳可是自制玩具枪时做枪管最重要的部件,偶尔捡到一颗,欢天喜地。但是捡到的机会微乎其微,所以每次经过我都会花不少时间在黄土堆里搜寻。不过,危险随时会降临的,我忘了身上还带着“巨款”。幸好,正如母亲所说,我已经是“败絮其外”,别人不会留意到一个近似流浪小孩的“金玉其中”。

幸好,这种生活只过了两年,父亲终于调到跃进路邮政局工作,我也能回家了。



揭阳古城(布面油画)

□许丙屯

做一个孤独的美食家

□李清

如今,“享受孤独”已成为一个流行词。在都市里,实践它的方式之一,就是一个人品尝美食。

美食当然可以共尝。但那些多人饭局,气氛虽然热闹,菜肴也很丰盛,却是以交际为主。推杯换盏之间,大家说着场面话,菜转了一圈又一圈,想吃的东西未必能吃到。即便尝到了,也往往会被谈话打断,难以好好品味。很多时候,大家的状态多在谈笑间,精致的食物最后会剩下大半桌,想想不免可惜。

一个人品尝美食,能更从容地品味食物。你可以先看它的色泽,再闻它的香气,然后夹起一小口,慢慢送进嘴里,闭上眼感受它在齿间变化的过程。一个人的“深夜食堂”,食物可能非常简单。一碗素面,卧个荷包蛋,撒几粒葱花,或是一碟卤味,配一杯冰啤酒。一个人和食物面对面,恰似久别重逢的老友,无需言语,就能彼此懂得。

当个孤独的美食家,多是在家自制食物。怎么做,一切都可按自己的节奏来。菜切多厚,盐放几许,火候多大,全凭个人的心意。还能把自己的心境融入其中,高兴时多放一把辣椒,

低落时慢火煨一锅清粥,食物可以成为情绪的容器。赵丽华在《一个人在田纳西》里面写,“我做的馅饼,是全天下,最好吃的”,那种完成一样食物,并真心笃信它好的坦然,可能只有独自下厨、独自品尝的人才能体会。

当然,也可以出门去吃。日剧《孤独的美食家》里的五郎先生,就是常一个人穿街过巷,寻访藏在角落里的食肆。他站在街边翻看菜单时微微蹙眉,走进店里打量四周时不动声色,食物端上来时会瞬间眉眼舒展。剧里有句台词,“吃你想吃的,在你想吃时,按你想吃的方式——就是最大的奢侈。”他吃的多是些普通食物,烤肉、拌饭、煎饺之类,但吃的样子很特别,咀嚼时那专注而陶醉的神情,让人印象深刻。那种忘我的满足状态,仿佛身边的市井喧嚣都不存在,整个世界只剩下自己和面前那一盘慰藉。

一个人享用食物,可以把感受描绘出来,写成文字,记录下味道和心情。也可以什么都不说,什么都不写,只用舌尖和胃去感受,让滋味留在记忆里。当个真正孤独的美食家,只是纯粹地和食物在一起。